

尊敬的人类朋友：  
您好！

展信安。或许你们已经对我的名字很熟悉了，但相信大多数人还没有目睹过我的身影。毕竟，我和同伴们一般都居住在青藏高原海拔4000米到5000米的高山草原、草甸和高寒荒漠地带，这些都是人迹罕至之所。

我叫藏羚羊，顾名思义，我最主要的栖息之所就是青藏高原核心区——羌塘草原，这里横跨西藏、青海、新疆等省区，是一块面积广阔的无人区。和我一起生活在这里的，还有野牦牛、藏原羚等30多种野生动物。在这里，我们正尽情地享受着天地的辽阔——无垠的草原、通透的蓝天与壮丽的高原湖泊，共同装点了我们的家园。很多人把我们称为“高原精灵”，我想，除了我们自身的“颜值”，更重要的是这片大美天地的衬托。

有不少研究显示，我们的祖先是和这片大陆共同“成长”的。青藏高原是地球上最年轻的高原，亚欧板块和印度洋板块的碰撞和挤压，使得这一带的地形地貌发生了变化，我们祖先的生活环境也发生了改变：森林消失了、气温变冷了、空气中的氧气稀薄了……因此，许多动物选择了离开。但是我们的祖先留了下来，进化出了适应青藏高原的身体特征——相比于低海拔的同类们，我们的口腔更大，可以在稀薄的空气中吸入更多维持生命的氧气；我们的皮毛更加绵密，阳光下可以隔热，暴风雪时可以挡风防寒，确保我们在高原多变的天气中生存……

然而，这些为了适应高原环境进化出的特征，却一度成了许多人猎捕我们的原因。随着人类在这片土地上活动的脚步越发频繁，我们原本平静的生活也被打破了。因为我们皮毛的独特作用，用它做成的披肩，在国际上被炒到了天价，被捕杀成了当时许多同伴们的“宿命”。

我们生活的羌塘地区，和其他地方草原动物们的生存条件差别太大了。这里的草场极为贫瘠，可能几百亩才能养活我一个，更别说我还有群居的习惯。前些年，人类畜养的牲畜数量不断增加，这也挤占了我们的生存空间，人们放牧的区域越来越大，我们生活的范围却越来越小了。

我们生存境遇的改变，离不开一个叫“索南达杰”的英雄。作为一名动物保护者，他曾带队先后12次深入无人区，进行野外生态调查及以保护藏羚羊为主的生态保育工作，共抓获非法持枪盗猎集团8伙，有力打击了盗猎者的嚣张气焰。1994年1月18日，索南达杰押送盗猎的犯罪分子行至太阳湖附近，遭犯罪分子袭击，不幸牺牲。他的



# 藏羚羊给人类的一封信

本报记者 徐驭尧

逝世，唤醒了全社会对可可西里和藏羚羊的关注与重视。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，中国对我们的保护力度不断加大，连续成立了多个保护区供我们生存繁衍。现在，我们生活的主要范围都已经成为保护区——1983年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；1992年，羌塘自然保护区成立。这是目前中国面积最大的自然保护区；1995年，可可西里省级自然保护区成立，后来成立三江源自然保护区，现在更是成为国家公园。我们的家园重回安宁，我们有了更多的生存空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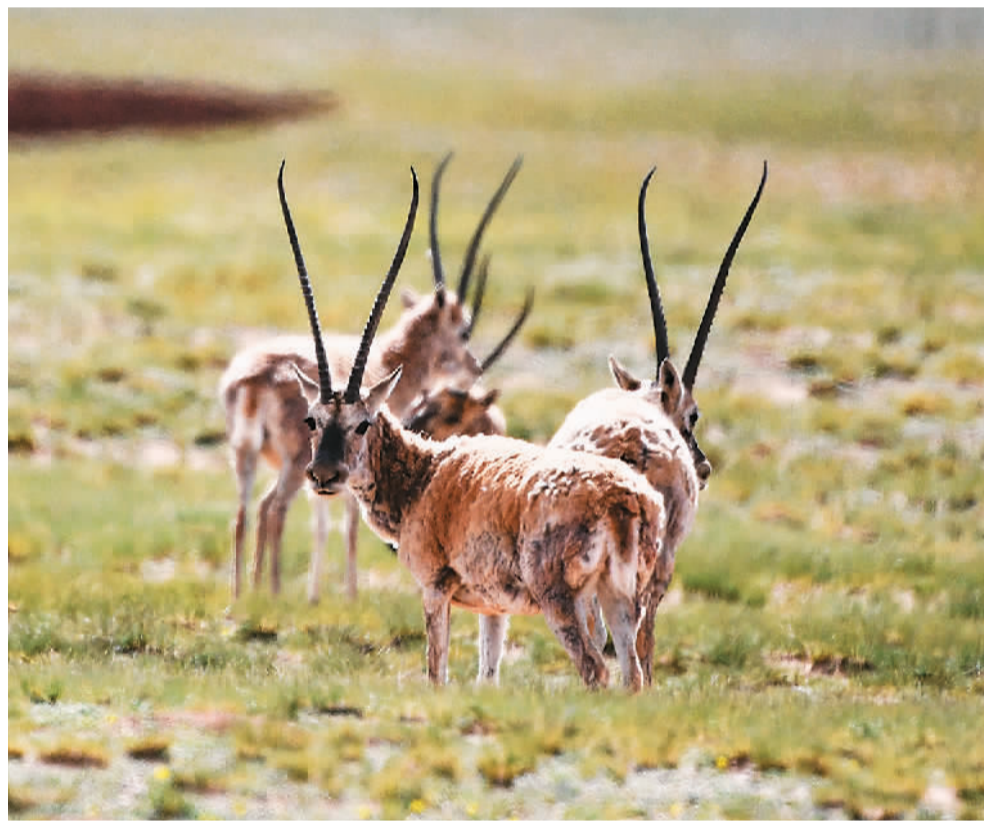
1999年，国际情况也发生了变化。那时，来自多个国家的代表们共同拟定了一份

宣言，详尽地阐述了藏羚羊分布国、过境国和贸易消费国在保护和控制藏羚羊贸易中所承担的责任，呼吁《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》缔约国和非缔约国为制止这一非法活动提供严密的法律保障。从此以后，国际间合作打击盗猎藏羚羊、制止藏羚羊制品非法国际贸易活动的局面初步形成，对我们兄弟姐妹们的皮毛虎视眈眈的人明显减少了。

近30年来，我们的生存条件得到显著改善。在无数好心人的关注下，我们的数量持续增长：由上世纪最低谷时的7万只，繁衍至今已超过30万只。不仅仅是我们，高原上的生物数量都在持续增长：野牦牛种群数量上世纪只有几千头，现在已达到2万余头；黑颈鹤数量从上世纪不足2000只恢复到现在已过万只；雪豹、盘羊、岩羊等野生动物恢复性增长明显，野生植物生境、野生动物栖息地基本保持原生自然状态。

现在，关心我们的人类越来越多——当我们遇到困难，会有许多人站出来给我们提供帮助。在我们栖息的羌塘草原，许多管护站的管护员会不定期关心我们的生活：如果发现我们受伤或者生病，管护员会悉心照料我们，让我们以健康的姿态回归大自然。

我至今还记得，2021年的冬天特别寒冷，那是我记忆中最冷、雪最大的一个冬天。在羌塘草原，很多地方积雪厚度达几十厘米，我和同伴只能抱团取暖，遍寻积雪不深的地方，尽一切可能寻找有限的食物。我的鹰隼朋友告诉我，那时候从天上望下来，能看见成片成片的藏羚羊，聚集在几块不大的草场上。身边，不时有弱小的伙伴因冻饿而逝去，那时的我们害怕极了！所幸，有一批管护员发现了我们的处境——为了保护我们，他们从远方运来了草料，投放在我们经常活动的区域，让我们能有食物果腹，帮助我们度过了那个寒冷的冬天。这些年，人们对我们的关怀数不胜数，这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例子。这些年，我们基本没有遇到过盗



猎者：曾经，我们在草原上见到人影都会远远躲开；现在，我们会点头示意，表达善意和友好。

现在，我们的生存空间也得到保护——2006年，我们的家园迎来了一个神奇的东西，你们人类管它叫火车，它奔驰的通道就是铁轨。我们是一种热爱迁徙的生物，活动范围最远达到1000多公里。当铁轨横穿我的家乡时，我一度担心它会将我们完整连片的栖息地分割开来。没想到，设计者早已考虑到我们的迁徙习性，在我们会经过的区域预留出迁徙的通道，让我们可以轻松地从铁

轨下穿过。如今，在广阔的青藏高原，柏油等材质的道路随处可见，但是对我们的影响相对有限。人们为我们留下了迁徙的通道，当我们在道路旁逡巡不前时为我们提供帮助——有些巡护员，遇到“过马路”时犹豫的我们，会主动在黑色路面上铺上黄土，模拟自然的土地，让我们放心通过。

在人类的关心与呵护下，我们得以在此幸福快乐地生活。听说，为了更好地保护我们和其他野生动物，人类还开展了生态搬迁，把很多生活在高海拔地区的人们迁了出去。在他们走后，牧场的围栏被拆除，很多房屋被推平，人们在这里播撒上草的种子，一些地方已经能看到萌芽的青草随风摇曳。人类曾经畜养牛羊的草场、曾经生活居住的村落，都将重新变成自由草原，成为我们和其他野生动物伙伴们栖息和生活的空间。

人们热爱我们，不仅仅是因为外形，更因为我们是大美青藏高原的代言人。种群数量恢复只是表象，生态环境整体恢复才是其根本所在。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，保护我们，不仅仅是保护几只藏羚羊，更是要保护青藏高原的草木生灵、万水千山。一线管护员认识到了，所以他们不仅保护我们，更要确保我们生存的草场不被破坏，栖息的各类自然环境不被污染；更多的人意识到了，所以他们选择搬迁、选择改变生产生活方式，给我们提供生存的空间，努力应对气候变化，以保护我们青藏高原脆弱的生态环境。这一切，都是发展理念的变化，都是人们对我们的热爱，也是对青藏高原这片高天厚土的热爱。

现在，我们能自由地奔驰于高原之上。这不仅仅是我们藏羚羊的幸运，更是所有栖息于青藏高原物种的幸运。我们真诚地希望，家乡的环境能更美好，因为这意味着，我们生存的这个地球的生态也越来越好。

藏羚羊  
2023年夏

题图：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西藏自治区北部，这里生存着种类繁多的野生动植物。藏羚羊在这片高原上迁徙聚集、繁衍生息、哺育幼崽……在无人区里延续着生命的奇迹。图为成群的藏羚羊集体出行，浩浩荡荡、场面壮观。新华社记者 周荻满摄  
左图：如今，藏羚羊已经不再害怕人类，而是瞪着大大的眼睛，好奇地看着往来的过客。徐驭尧摄

上图：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的藏羚羊，成为这里的一大风景。新华社记者 晋美多吉摄

## 让万千藏羚羊在雪域高原欢脱奔跑

徐驭尧

这是许多人对藏羚羊这一野生动物最初的形象——黑脸长角，自由驰骋在广阔的高原之上。因为一部著名的电影《可可西里》，藏羚羊的美丽以及濒危都深深地烙在了许多中国人的心里。

我第一次见到藏羚羊已经是3年多前的事情了。当车子缓缓驶入藏北草原，天地苍茫之间，突然出现了几个灵动的身影，它们奔跑跳跃的姿态吸引了我。

“这就是藏羚羊。”随行的司机师傅告诉我。那时，藏羚羊已经不再害怕人类，而是瞪着大大的眼睛，好奇地看着往来的我们，似乎是在欢迎多年不见的老友来到它们家做客。

曾经，藏羚羊是躲人的，因为有人猎捕它们、抢占它们的生活空间。

从“躲人”到“欢迎人”，这得益于中国大力推进的生态环境保护——如今，曾经数量稀少的藏羚羊种群数量日益增长，生活环境也越来越好。藏羚羊的种群恢复，是中国许许多多濒危物种恢复的缩影，它们的经历映射了中国生态保护事业的发展之路。

保护藏羚羊，不仅是保护这一物种，更要切实保护它的生存环境。藏羚羊的种群恢复

增长，不仅得益于人们的禁捕，更离不开人类对其生存的羌塘草原开展的有效保护。切实有效地让藏羚羊在自然环境中更好地生存和发展，就要为其种群的长期延续留足生存空间。

保护藏羚羊，转变发展理念是长远之计。在采访中，我发现，近年来，藏羚羊种群生存环境的改善，与人类发展理念的改变密不可分。保护还是发展？求经济效益还是生态价值？对这些问题的回答，影响着人们的选择，也是人类如何开展保护工作的决定性因素。

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“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”……在采访中，这些话语不停出现在许多采访对象口中。他们之中有牧民、基层干部，还有动物保护员，这些理念的深入人心，构筑起保障藏羚羊物种长期生存繁衍的坚实长城。

让万千藏羚羊在雪域高原欢脱奔跑，我们需要久久为功，行动不辍。

记者手记

▼ 色林错湖畔的藏羚羊，与大地、湖水绘就了一幅美丽的画面。徐驭尧摄



▲ 西藏自治区双湖县位于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，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，西藏自治区开展了高海拔生态搬迁。图为从双湖县出发的车队行驶在前往森布日安置点的道路上。新华社记者 孙非摄